

柯岗著

柳巷



柳晉崧

内 容 提 要

柯岗同志是一位较有成就的老作家，本集主要收编了作家四、五十年代创作的一些优秀短篇。它真实地记录了祖国苦难的过去和她骄傲的新生，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与黑暗势力英勇抗争的无畏精神，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热情。这些作品有旧社会劳动人民痛苦的呻吟和反抗的呼喊；有祖国的保卫者、建设者的英雄群像；有中朝友谊的热情讴歌；有社会主义新人新风的深情颂赞。特别是那些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，带着祖国西南边疆的绮丽风光，浓郁的乡土气息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作品所展现的那个时期我国各族人民的精神风貌，他们的生活、奋斗和追求，今天的人们，从中也会得到有益的启迪。

本集原名《这是发生在北京》，这次再版作家做了精心修改，又增加五篇。思想艺术更臻完美。

封面设计：吕敬人

柳 雪 岚

柯 岗 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850×1168 1/32 9.75印张 6插页 194千字

1984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8,000册 定价1.20元

目 次

后浪推前浪	1
忘我的诗人	14
柳 雪 岚	24
这事发生在北京	46
孔 厂 长	59
边 疆	77
菁树垭口之战	97
高黎贡山的伐木者	110
从 无 到 有	124
战 友	137
八十一号车	149
洛雅基麻和陈光才	159
春 江 牧 人	174
波 罗 山 下	187
卡札纳河上的桥	202
洪营长学文化	215
换 头 记	228
八朗里和五里河	247
风雪继梦	259

荣 耀.....	276
他回来了.....	288
烟草饷饷.....	296
后 记.....	309

后浪推前浪

川、滇边境，“金沙水拍云崖暖”的地方，委实是个迷人的去处。春天的脚步，总是早早踏上攀枝花树林的梢头。那时节，深红，浅红，淡粉，淡黄，荷花般大小，怒放了的花，繁茂无比，有如半天彩霞荡漾在碧空白云之间，春意芬芳，分外醉人。可是，转眼工夫，美丽的花朵变成了小芭蕉角样的果实，果实咧开嘴，日日夜夜喷吐着轻柔的白色棉絮，雾也似的随风飞舞，它呼唤着：“春留不住，木棉已经成熟。”

这是风和日丽的星期天，在安宁河和雅砻江汇入金沙江的河口上，一个不算太小的火车站附近，生满攀枝花树的丘岗上走过来了两个人。由于攀枝花果吐出来的“絮雾”迷蒙着，只看到两人比划手势发议论，看不清眉眼。直到他们走下丘岗，绕过铁路职工宿舍的大红楼，朝铁道兵某连连部走近的时候，才看清原来是连部通信员小龙和司号员小谷。可是，怎么不见精灵鬼理发员小杨了呢？往常他们仨伙穿一条裤子还嫌肥，今日……

瘦筋筋、明眉大眼的小龙，敦敦实实、身强力壮的小谷，挽着袖子，卷着裤管，扛着锄头，提着水桶，从他们的学雷锋实验田回到连部。放下工具，小龙拿脸盆去竹水管里接水洗脸，小谷玩笑说：“算了，穷洗什么劲！还是吃饭要紧。”小龙伸长脖颈看了一下桌上的马蹄表：“你饿晕了吧？今天吃两餐，还不到八点呢！”

小谷吐了一下舌头：“嘿！我倒真是忘记了，差点去吹开饭号。”他也拿起脸盆去接水洗脸，说：“有时间，当然要天天洗脸罗！”小谷擦了一把脸，转过身来对小龙：“真有点怪呀？明明是在铁路职工宿舍的大红楼跟前，两口木头箱子里育的菜秧，咱们把它移栽到地里个把月了，怎么找不到这育菜秧的主人，也没有人来问过呢？咱们也不认识这是什么菜？！当初工程队和咱们交接住房的时候，是怎么交待的？”

① 小龙站起来，一本正经说：“工程队交房子的时候，哪有这档事儿？！这不是咱们学雷锋的吗？你装什么糊涂？我都说过一百遍了。听三班‘小上海’说，这叫‘黑白菜’，烧黄鱼头好吃得很呢！他听一位工人家属说，在木箱里育菜秧的师傅是他的老乡，家属才搬来，说话挺难懂，有一个小孩，两口子经常不在家。我想也许是人家从上海带来的菜种呀？有意思，咱们这就更要把菜种好、管好了。一来是工人师傅育的种，二来是几千里外带来的种子，第三，菜长成了咱们也开开眼界嘛！”

② 小谷泼了脸盆里的水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我看不是有意思，是有毛病。一个人根据国家需要，天南海北去工作，还非得吃自己家乡的小菜？这还不是胡髭上贴膏药，‘毛病’了吗？！”

③ “少来极左思潮好不好！”小龙把脸调过去说。

④ “少来帽子公司吧！什么是极左思潮？！”小谷不服气。

“遇事总爱邪着想，还要猛上纲。不是极左思潮是什么？这一套早就不得人心了。叫我说，也许人家工人师傅是有意传播优良品种呢！要不然哪能在箱子里种菜呢？咱们谁也不要‘先验论’！”

两人刚把湿毛巾晾在铅丝上，指导员在门外接腔说：“什么先验论？让我听听好不好？”指导员同样挽着裤管走进来：“对

呀，就是要随时随地读书、讨论才成呵！”

小谷不言声跑了。小龙说：

“我们是说移栽人家那些菜秧哩，不是学习、讨论。您先洗个脸吧，指导员！”小龙去给指导员弄洗脸水。

指导员：“是呀，刚才我又去看了你们的学雷锋实验田，菜长得很不错，你们开的那块地也好。栽上总有一个月了吧？”

小龙苦恼地说：“就是见不到种菜秧的工人师傅，怎么办呢？菜都快要老了！”

“怕什么，长好了，送到工人师傅家里去。人民子弟兵就是要真心真意，自觉自愿，随时随地，不声不响给群众办好事，这是咱们的好传统。从前咱们连上的爱民模范董实同志说过：‘人民铁道兵，是给人民修路的。前人修路后人行。给群众办好事，是咱们的任务。’你们入伍第二天，副指导员带你们去看咱连的传统教育室，看见董实同志的爱民模范奖状没有？”

小龙：“看见了。后来我们几个人又去看过好几回。听老同志说（他们也是听来的），那阵咱们还是工兵连，正在抗美援朝呢。有一天拂晓，开往前线的弹药车队，刚到大同江边，天亮了。桥被美国飞机炸断了，车队暴露在江边，无处隐蔽。咱们连奉命在高炮对空射击掩护下，抢修大同江桥。部队拉出掩蔽部，刚刚跑到江边，董实同志突然跳进了漂着冰块的大同江里，没影了。谁也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，正在着急的时候，董实同志背着一个朝鲜青年，又从冰块下面浮出来了。原来这青年是在上游划船过江，被美国飞机打破了他的船。董实同志把那青年送到岸上隐蔽起来，把自己的军大衣给他穿上说：‘小东木，你可不能乱跑了呵，敌人的飞机还在头顶呢！’然后他就跑去抢修大桥了。后来，那青年带着他妈妈，背着苹果和打糕来感谢董实同志，董实

同志到处藏着不见人家，还硬说人家认错人了。是这样吗，指导员？”

指导员点头微笑说：“是这样。一点也不错。只是你们张冠李戴了。那个同志不是董实，是李国光。当时也是咱连三班的战士，后来他在朝鲜东线反击时候牺牲了！家是陕西的。我听咱们陈营长说过，他跟董实一块入伍的时候，连长给他们讲连史，着重讲过李国光同志的事迹。营长说：‘其实董实也是向李国光学的。他们随时都给群众办好事，就是不许人家知道。’”

小谷不知什么时候又转来了。他在指导员的背后，突然说：“那阵有雷锋没有？他们不是跟雷锋一样了吗？”

指导员：“我看差不多。不管那阵儿有没有雷锋同志，雷锋精神就是人民战士优良品质的集中表现，这种精神是早就有的。让我再给你们说个故事吧，反正是星期天，咱们大摆龙门阵。”他们三人一齐坐下来。

“这也是我当新战士的时候，陈连长（就是现在的陈营长）讲咱连的好传统时候摆出来的。他说，真是无巧不成书呵，同志们！那年我在三班当了班长，董实同志还在班上当战士。部队开到陕西去施工。驻地附近有一家烈属老太太，六十八了，全家只有她自己。原先她有一个儿子，那年土改过后，她听说美国兵打到了鸭绿江边，为了保家卫国，她把儿子送去参加了志愿军。后来老人收到了儿子在朝鲜光荣牺牲的通知，哭得死去活来，慢慢把眼哭瞎了，对上脸都看不清人家的鼻子眼睛。公社对她也挺好，柴米油盐送到家里，由她自己摸着吃。干部们也常去看望她。咱们连队驻到那儿不几天，董实同志就发现了这位老太太，他首先悄悄密密自动去给老太太挑水，慢慢又替她烧饭，把菜、饭送到老人的手里。以后又替老人在院子里开了一小块地，种

上了蔬菜。天长日久，老太太感激不尽，三番五次追问他：‘你到底是咱队上谁家的孩子？叫个啥名字？’他只是支吾一下就跑了。有一天，老人使劲儿抓住他的胳膊说：‘这回你不对我说，’我可不放你！你对我这么好，总要叫俺知道你是谁呀！’董实没法了，顺口说：‘老太太，我就是你的儿子。帮你做点事是应该的。……’老人一听这话，哇哇放声哭起来，一下把董实紧紧搂在怀里说：‘啊呀！你就是俺儿李国光，叫娘摸摸你，回来这些天了，咋不早对娘说呢？！’董实一听，吓一跳，心想这下可是弄巧成拙，躲进老人怀抱了！只好赶紧解释说：‘大娘，您别难过，我是解放军战士，跟李国光同志在一个连上当兵，都是人民子弟兵，跟您儿子一模样……’邻居壁舍听到老太太的哭声，跑来一看，才把这事反映到连部来。董实同志在军人大会上说：‘李国光同志是咱连的战士，就是咱们的亲兄弟。他妈就是我妈呀！’但是，他始终不让老太太知道他的名字。董实就是这么一种人。”

小龙激动地拍手扬脚：“太高了！太高了！你见过董实同志吗？指导员。”

“我咋能见到他呢！他跟咱们陈营长同时入伍，十年以前就复员了。”

“董实同志是什么地方人？复员后干什么工作？要是能找到他，请他来咱连上作报告，才高级哩！”小谷接说。

指导员有些感慨说：“年长月久，已经弄不清楚他的去处了。可是雁过留声，人过留名，他把名声留给了我们。现在要找他，偌大的中国，真是大海捞针呀……”

哨兵带着一个工人师傅来到了门口，指导员把话停下来。那师傅看上去足有三十六七的年纪，高高的身材，黑红的脸膛，颧骨略嫌突起，黑白分明的眼睛有些疲惫，闪着浑厚善良的光辉。

他在门口站下来，有礼貌地说：“这是连部吗？”

哨兵说：“他找指导员。”

“指导员在吗？”工人师傅微笑问。

“在，在，我就是。请进屋来坐吧！”指导员上前握住师傅的手，把他拉进屋里说：“有事吗？师傅！”

“我是机务段的工人，住在那边红楼宿舍里……”指导员递给他一支烟，他吸燃了烟坐下来，说：“上月我出差的时候，咱们部队还没有来。原早我同工程队比较熟……”工人师傅很斯文地左顾右盼，颇有碍难出口的神态。

“自己的队伍，一家人，有啥说啥，不要客气呀，师傅！”指导员很诚恳地说。小龙、小谷咬了咬耳朵，自觉回避，走出屋去。

工人师傅猛抽几口烟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说真的，我也是咱队伍上下来的。”

“那就更是一家人了，啥都可以讲。”指导员说。

工人师傅的视线透过窗户，盯住了无边际的甘蔗林子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一个人在咱解放军里呆上几年，总是忘不了部队呀！不管走到哪里，不论什么时候，只要听到有人背后议论咱部队，他心里就难受，就跟议论他自己的家一样……”

“对呀！对呀！部队就是家嘛！多听群众意见有好处。师傅听到了什么，尽管讲！”

工人师傅把烟蒂子扔到地上，用脚踩灭，痛下决心说：“我出差一个多月，刚回来，就听到有些家属七言八语，嘀嘀咕咕说，‘战士们为了自己种菜，把一位工人同志种的菜秧给拔光了。’这可不好呵！”

指导员心中有数地：“嗯、嗯，你说得对，还有什么呢？”小龙、小谷在窗外听到这意见，憋不住想笑，心里说：“远在天边，近在

眼前，到底还是自己找上门来了！”

“按说是小事，”工人师傅说，“不过，我一想起咱们部队为人民服务的传统，就坐不住，想要马上来反映。何况那位种菜秧的工人，也是咱部队上下来的，跟我很好，对咱部队有感情，他不好意思来说，怕人说他为了自己几根小菜秧子，就去提意见，多小气！可是他的家属闹得厉害。家属是上海长大的中学生，年纪轻，不懂事，爱吃爱穿，不爱劳动。锻炼谈不上。本来他并不乐意，只因他们两家是老亲，双方家长做主，自己不愿坚持意见，同家庭搞坏关系。退一步想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从帮助，教育，变化的观点出发，就结了婚。去年这位工人被调来这儿机务段工作，爱人死活不肯来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今年春天才把爱人和孩子一块搬来。你想嘛，这么一个城市里长大的姑娘，手不能提，肩不能挑，从来没有想过人手可以创造一切的人，一下子从上海来到这个山沟里的火车站，当然一天到晚发牢骚，犯后悔：一不该嫁给铁路工人；二不该跟他离开大上海了！她爱人为了教育她，毫不厌烦地给她讲人民解放军艰苦奋斗，为人民服务的故事，还特意从上海弄来她最爱吃的菜种子，亲手替她种在两口运行李的大木箱子里，放在宿舍楼跟前，教她学着浇水，施肥，学劳动。不料菜秧长出没多久，就被战士们给拔光了！这下他爱人抓住了把柄，黑夜白日闹着要回上海去。你们是没见过，那女人嘴象刀子样，什么难听她说什么！因为这事有关咱们部队的政治影响，我在旁边也听不下去。我想大概是战士们不了解情况，往后可要注意呀！我这意见不知道对不对？”

小龙、小谷几次想插话，都被指导员的眼神制止了：“好呵！好呵！师傅的意见很有教育意义。”指导员转过脸来招呼小龙、小谷进屋来，说：“你们看，这位师傅离开部队多年了，仍然牢记

人民军队的本质和优良传统，思想上还以连队为家，这对咱们是多么宝贵的教育呀！”

工人师傅：“指导员，可别这么说，我的水平低得很！”

指导员：“不，是我们工作有缺点，有粗枝大叶的地方，没有过细，工作不过细呀……”

一个满口上海普通话的女人，突然尖溜溜、火辣辣地接腔说：“依还弗过细咯！菜秧让依统统拔光它，一根也弗留！还要咋个过细呢……”随着话音，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妇女抱着个小孩闯进屋里来。她身材秀丽，容光娇艳，唯独两只眼角微微向上挑，略露凶光。她看到桌边坐的工人师傅，立即火冒三丈，扑过去把怀里那不满周岁的孩子往工人师傅手上一丢，指着工人师傅的鼻子数落说：“晓得依当过几天兵，只听依吹人民子弟兵这样好！那样好！专门为人民办好事！现在，依弗吹了吧！一根小菜秧秧也给拔光它！屋里厢依啥事体也弗管，撂下大人小囡出差一个多月，大清早下了火车，推开家门，小囡从被窝里伸出手喊爸爸，依象发了神经病，连小囡都弗看一眼，丢下手提包就往外跑，原来到这里坐上了！好呵，这就是依的家，依就住在此地好咯……”她的眼眶好象涨满了水的小湖，终于溢出眼泪来。她哽咽着，又从工人师傅手里夺去了孩子说：“早知是这样，阿拉跟小囡也弗跟依来此地……”

小龙、小谷愕然，不知所以。工人师傅窘极。指导员好象明白了一点内情，微微点头。工人师傅满脸通红，制止那女人的胡说八道，同时向指导员介绍：“这……这……这是我……爱人谢…谢浮荣，她年轻，不懂事……”

指导员很平静地说：“我明白了。不着急，全是我们粗枝大叶，工作没做好。来，来，坐嘛！坐下谈谈，什么都好办。”

谢浮荣拉过一个凳子，气呼呼地坐下说：“脑袋切下长弗上！菜秧拔掉还能再长上？！”

工人师傅跨过去：“浮荣，你说些什么呀！”又转身对大家：“她不懂事，请原谅！”

指导员瞟了小谢一眼说：“我的工作没做好。可是我们部队，我们连队在党的教导下，确实有些好传统，好作风，好人好事！只是我们发扬得不够好！菜秧这件事全由我负责，好不好？”

工人师傅：“小事体，小事体！我决不是为了几根小菜，主要是为了咱们部队的影响，为了叫她学习劳动。”他斜眼看了看谢浮荣。

谢浮荣：“菩萨才晓得依是为啥哟？”

小龙忍无可忍：“菜秧是我拔的，没有指导员的事！”

小谷：“菜秧一棵也不少，只是长成了肥大的黑白菜。这有啥问题呢？！呆一会儿，有人会把您的黑白菜送到家里去，请你们检查长得好不好？”

工人师傅和他爱人大吃一惊，不知说啥好。谢浮荣抱着孩子站起来，不自主地向工人师傅靠近去说：“菜秧还在呀？在啥地方呢，我怎没看见？”

小龙很严肃地站起来说：“当初，我跟小谷看到那两只木头箱子里的菜秧刚出土，干得不行，就在休息时去浇水，施肥，经管起来。后来，菜秧一天天长大了，木箱里装不下，还是没有人来管。我们打听是谁种的菜秧，一个小孩说种菜的工人师傅住在三楼上。他带我们到了师傅的屋门口，门上上了锁。我们下楼碰到一位家属老人说：种菜秧的师傅出差了。他的家属说话人家听不懂。听说她有一个同学在攀枝花三十一号信箱工作，她常带着孩子去她同学那儿住，那里要，不知哪天才回来……”

工人师傅不停地斜过眼珠瞅他的爱人。他爱人的脸上青一阵红一阵，肌肉微微抽搐着。小龙没有注意这些，继续说：“我们当时想起了从前我们连上的爱民模范董实同志，决心向他学习好传统。（工人师傅如坐针毡，面红耳赤，站起来不停地踱步。）小谷提议我们在西边山坡上开了一块地，平整平整，上了点肥料，就把工人师傅的菜秧移过去了。我们想给工人师傅做点好事，等到菜长大了，一棵不短给师傅送到家里去。想不到，我们反把事情办坏了，惹出师傅家里不团结……”

工人师傅无地自容似的，双手比划着说：“不…不…，可不能这样说！”

小谷接上说：“俺们把菜秧移栽过后，仍然没有人过问。俺们生怕工人师傅回来发生误会，小龙用人家包东西的牛皮纸，画了移栽菜地示意图，写了我们的想法，请师傅回来去看看。然后把图塞进了师傅家的门缝里。又一个星期天，我们去找那位工人师傅，屋门还是上着锁，家里老是没有人……”

这时，工人师傅紧锁双眉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他爱人谢浮荣羞愧难当，忽然把孩子又塞给工人师傅，两手拍打着胯骨说：“啊呀！字条！这可是我的粗枝大叶！”她急转身朝屋外跑。

指导员拦住说：“不要紧，一会儿，大家去看菜，真是长得不错哩！”

谢浮荣着急说：“不，不看啦，我得回家去找那图和字条！”她挣扎着跑了。

工人师傅：“她是疯子，别理她！指导员同志，这回我可是犯主观了！原谅我吧！”他有点乞求的口气。

“师傅说到哪儿去了！我们的传统教育很不够啊！从前我们连上有个爱民模范叫董实，十年以前就复员了，可是他的思想

和事迹对我们的战士影响很大，这些小鬼们（指小龙、小谷）非常崇敬董实同志，他们经常说，要能请董实同志来作个报告就好了。我们一定要发扬董实同志的好传统！”

工人师傅在听指导员说这段话的时候，四面张望着，不敢接触指导员的视线。指导员的话一停下来，工人师傅赶紧说：“是，是，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，各行各业都要发扬优良传统。其实咱们解放军的好传统，就是光辉的毛泽东思想！我这回没有调查研究，闹了这么大的笑话！真对不起呀。”

“报告！”精灵鬼理发员大叫一声，连蹦带跳进屋来。他用拳头轻轻打着小龙、小谷的胸脯说：“这下可好了，我碰上种菜秧的工人师傅的家属啦！我把咱们挖的一捆黑白菜放在她屋里说：哎呀！这回可碰上你了，这是你的黑白菜……她不吱声，手里拿着小龙画的菜地示意图，呜呜哭起来。我不知是怎么一回事，没敢多言语，就跑回来了……”小杨看到大家绷着脸，不接腔，另外还有个工人师傅在，有点莫名其妙便把话打住了。

谢浮荣脚跟脚地进了屋，她拿着牛皮纸示意图，哽咽说：“全怨我！”然后她又念着图上的字：“师傅同志，我们老见不到你，又怕菜秧过时了，就在西边开了一块地，替您栽上了。浇水，施肥，锄草我们全包下来，菜长好了给您送去。您有空来看看吧！要是找不到地方，请看示意图。敬礼！铁道兵战士小龙、小谷、小杨。”

工人师傅：“这不是一清二楚吗？你叫鬼迷心窍了！”他把孩子递给谢浮荣。小谢接过孩子，好象向她丈夫认错似的，使劲亲吻着孩子腮帮说：“那天我黑灯瞎火一进屋，就把孩子药饼干瓶子给碰碎了！我顺手拣起地上这张纸，把饼干包好塞进抽斗里，根本没有看那纸上写的字！”她上前去和小龙、小谷和小杨握

手说：“是我的错！好同志，我向你们道歉，向你们学习！”

小龙：“哪里！哪里！我们有缺点，还要努力学习董实同志，雷锋同志呀……”

不知是谁在院子里说：“陈营长，您来了？再给我们讲点优良传统吧！”

“星期天，来家看看。我是这个连的兵，你知道吗？”陈营长边说边朝屋里走。他的视线一接触工人师傅，就愣怔了。指导员介绍说：

“这是机务段的师傅！”

工人师傅看到陈营长也愣怔了一下：“啊……陈……”

大家摸不着头脑，只见营长慢慢朝工人师傅走过去。两人突然握手，陈营长说：“这不是董实同志吗！”然后两人紧紧抱住了。工人师傅用手轻轻拍着营长的背说：“陈班长，真没想到呵！”

大家惊奇得浑身直出汗，压低嗓门小声说：“啊！董实……董实！”谢浮荣热泪盈眶，呆若木鸡说：“全是我不好！”

陈营长和工人师傅撒开手。营长说：“这不是做梦吧？！董实同志！”

董实说：“不是梦，是真的，陈班长。”

陈营长：“老董，这就是咱们的一连呵！怎么这样巧，象演戏一样。”

董实：“不是演戏，是老战士回家来了！”

营长：“十年了，我们多么想您呵，董实同志！”

董实：“孩子离家一百年，也不能忘记自己的家呀！”

陈营长：“真没想到又在一连碰上了！可见只要思想上坚定地以连为家，纵然天各一方，总有相见的机会。”他转身对大家：